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唐書卷九十二至  
四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三十二

史部

唐書卷九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傳第十七

杜闕王李苑羅王

杜伏威齊州章丘人少豪蕩不治生貲與里人輔公柘約刎頸交公柘數盜姑家牧羊以餽伏威縣迹捕急乃相與亡命為盜時年十六伏威狡譎多算每剽劫衆用

其策皆效嘗營護諸盜出為導入為殿故其黨愛服共  
推為主隋大業九年入長白山依賊左君行不得意舍  
去轉剽淮南稱將軍下邳賊苗海潮擁眾鈔暴伏威遣  
公祐脅諭曰天下共苦隋豪傑相與興義然力弱勢分  
不相統若合以為彊則無事隋矣公能為主吾且從不  
然一戰以決海潮懼即以眾下之江都留守遣校尉宋  
顯將兵捕擊伏威與戰偽北誘顯墮葭榛澤中順風縱  
火迫之步騎燒死幾盡海陵賊趙破陣聞伏威兵少輕



之召使并力伏威引親將十人操牛酒謁勒公祐嚴兵待變破陣引伏威入幕置酒悉召酋首高會伏威突斬破陣衆貽駭不及救復殺數十人下皆畏服公祐兵亦至遂并其衆至數萬攻安宜屠之隋遣虎牙郎將來整戰于黃花輪伏威大敗身重創與公祐財有衆數百亡去行收卒得八千與虎牙郎將公孫上哲戰鹽城覆其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服書稱陳姥怒其軍稜果悉兵至伏威迎

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遂大潰稜走而免進破高郵引兵渡淮攻歷陽據之稱總管分兵徇屬縣皆下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寵厚之與均甘苦每攻取必先登戰罷閱創在背者殺之所虜獲必分與麾下士有戰死以其妻殉故人自奮戰無完敵字文化及以為歷陽太守不受徙丹陽自稱大行臺始

進用士人繕利兵械薄賦斂除殉葬法民姦若盜及吏受賕雖輕皆殺無赦上表越王侗侗以為東南道大總管封楚王是時秦王方討王世充遣使招懷伏威乃獻款高祖授以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豫屬籍以其子德俊為山陽公賜帛五千段馬三百匹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以兵會取世充之梁郡又遣將王雄誕討李子通於杭州禽以獻破汪華於歙州盡有江東淮南地南屬嶺東至於海秦王

已平劉黑闥師次曹充伏威懼乃入朝詔拜太子太保兼行臺尚書令留京師位在齊王元吉上以寵之伏威好神仙長年術餌雲母被毒武德七年二月暴卒初公祐反矯伏威令以紿衆趙郡王孝恭既平公祐得反書以聞高祖追其官削屬籍沒入家產貞觀元年太宗知其冤詔復官爵以公禮葬仍還其子封伏威有養子三十人皆壯士屬以兵與同衣食唯闕稜王雄誕知名闕稜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兩刃刀其長丈名曰陌

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伏威據江淮以戰功顯署左將軍部兵皆羣盜橫相侵牟稜案罪殺之雖親故無脫者至道不舉遺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越州都督公祏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公祏破稜功多然頗自伐公祏被禽乃誣與已謀又伏威王雄誕及稜貲產在丹陽者當原而趙郡王孝恭悉籍入之稜自訴忤孝恭遂以謀反誅

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彊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初伏威渡淮與李子通合後子通憚其才襲之伏威被創墮馬雄誕負逃葭澤中哀嘯散亡又為隋將來整所窘衆復潰別將西門君儀妻王勇決而力負伏威走雄誕總麾下壯士十餘人從之追兵至雄誕還拒數被創氣彌厲伏威遂脫關稜年長於雄誕故軍中號稜大將軍雄誕小將軍後伏威令輔公祐擊子通以雄誕稜為副戰溧水子通敗公祐乘勝追

之反為所擠士皆走壁雄誕曰子通狃于勝無營壘今  
急擊之必克公祐不從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  
乘風火之子通大敗走度太湖武德四年與子通戰蘓  
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遣將陳當率千兵  
出不意乘高蔽崦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  
燒營遁保餘杭雄誕追禽之歛守汪華在郡稱王且十  
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  
山谷以弱卒數千鬪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

下會暮還雄誕伏兵已據洞口不得歸遽面縛降蘇賊  
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  
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開曉禍福遂  
安即降以前後功授歙州總管封宜春郡公伏威入朝  
以兵屬雄誕輔公柘將反患其異已縱反間陽言得伏  
威教責雄誕貳雄誕素質直信之乃歸卧疾公柘奪其  
兵遣西門君儀諭計雄誕始悔寤曰天下方靖王在京  
師當謹守藩奈何為族夷事雄誕雖死誼不從公柘遂



縊之雄誕愛人善撫士能致下死力每破城邑整衆山  
立無絲毫犯死之日江南士庶為流涕高祖嘉其節以  
子世果襲宜春郡封太宗立優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越  
州都督諡曰忠世果垂拱初至廣州都督安西大都護  
張士貴號州盧氏人本名忽崱彎弓百五十斤左右射  
無空發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當時患之號忽崱  
賊高祖移檄招之士貴即降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  
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

衣錦晝游耳進封號國公右屯衛大將軍貞觀七年為  
龔州道行軍總管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  
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累遷左領軍  
大將軍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李子和同州蒲城人本郭氏為隋左翊衛以罪徙榆林  
大業末郡饑子和與死士十八人執丞王才數以不恤  
下斬之開倉賑窮乏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號其父為  
太公以弟子政為尚書令子端子升為左右僕射有騎

兵二千南連梁師都北事突厥納弟為質始畢可汗冊  
子和為平楊天子不敢當乃更署為屋利設武德元年  
獻款授靈州總管金河郡公徙邠國公襲師都寧朔城  
克之又伺突厥虛實陰以章聞為虜邏騎所獲處羅可  
汗怒囚子升於是子和危畏舉部南徙詔內延州故城  
五年從平劉黑闥有功賜姓拜右武衛將軍十一年為  
婺州刺史徙夷國公顯慶初轉黔州都督乞骸骨許之  
進金紫光祿大夫卒

苑君璋馬邑豪也以趨雄自奮劉武周以兵入寇君璋  
曰唐以一州兵掇取三輔所向風靡此殆天命非人謀  
不可爭也太原而南多巖阻今束甲深入無踵軍有失  
不可償不如連突厥與唐合從南面稱孤上策也武周  
不聽使君璋守朔州引衆內侵未幾敗泣曰廢君言乃  
至此即與其趨突厥武周死突厥以君璋為大行臺統  
武周部曲使郁射設監兵與舊將高滿政夜襲代州不  
克高祖遣使招之賜鐵券約不死君璋拒命進寇代州

刺史王孝德拒却之滿政勸君璋曰夷狄無禮豈可北面臣之請盡殺其衆以歸唐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衆不忍夜脅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夷其黨乃去退保恒安其部皆中國人多叛去君璋窮乃降自請鄣虜贖罪高祖遣鴈門人元普賜金券會頡利亦召之意猶豫子孝政諫曰大人許唐降又貳頡利自取亡也今糧盡衆攜不即決恐衿肘變生孝

政不忍見禍之酷也即單騎南奔君璋喻返之召衆與  
議恒安人郭子威曰恒安故王者都山川足以自固突  
厥方彊我援之可觀天下變何遽降君璋然之執元普  
送突厥頡利德之遺以錦裘羊馬其下怨投書于門曰  
不早附唐父子誅孝政懼欲自歸為君璋所拘與突厥  
寇馬邑犯太原邊人苦之見頡利政亂知將亡遂率所  
部降頡利追擊走其兵入朝拜安州都督封芮國公食  
五百戶賜帛四千匹君璋不曉書然天資習事歷職有

惠稱貞觀中卒

羅藝字子延襄州襄陽人家京兆之雲陽父榮隋監門將軍藝剛愎不仁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以戰力補虎賁郎將遼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饒北平詔藝以兵屬分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頻為景辱天下盜起涿郡號富饒伐遼兵仗多在而倉庾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賊侵掠留守將趙什住賀蘭誼晉文衍等不能支藝捍寇數破卻之勇常冠軍為諸

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彊衆意邪士皆怨既還郡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住等懼爭聽命藝即發庫貲賜戰士倉粟給窮人境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祿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林甫改郡曰營州以襄平太守鄧曷為總管藝自稱幽州總管字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于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



三日時竇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等皆劇賊不足其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會張道源撫輯山東亦諭藝降武德二年乃奉表以地歸詔封燕王賜姓豫屬籍數與建德戰多所禽馘秦王擊劉黑闥高祖詔藝弟監門將軍壽以兵從藝自率衆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會洛州遂請入朝帝厚禮之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

且貴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疾辱之高祖怒以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官領天節軍將鎮涇州太宗即位進開府儀同三司藝內懼乃圖反詭言閔武兵既集稱被密詔入朝軍至幽治中趙慈皓出謁遂據州帝命長孫无忌尉遲敬德擊之未至慈皓與統軍楊岌謀誅藝藝覺執慈皓岌居外即攻之藝敗棄妻子從數百騎奔突厥抵寧州騎稍亡左右斬之傳首梟于都市壽時為利州都督亦及誅先

是濟陰女子李自言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詔取致  
京師嘗往來藝家謂藝妻孟曰妃相貴當母天下孟令  
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以  
反既敗與李皆斬

王君廓并州石艾人少孤貧為駟僧無行善盜嘗負竹  
筍如魚具內置逆刺見鬻繒者以筍囊其頭不可脫乃  
奪繒去而主不辨也鄉里患之大業末欲聚兵為盜請  
與叔俱不從乃誣鄰人通叔母者與叔共殺之遂皆亡

命衆稍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  
廓見使為謬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  
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與賊韋寶鄧豹等掠虞  
鄉宋老生與戰君廓不利保方山老生列營迫之君廓  
糧盡詐請降與老生隔澗語祈請哀到老生為感動稍  
緩之君廓一昔遁去高祖兵起召之不從歸李密密不  
甚禮乃歸國授上柱國假河內太守常山郡公遷遼州  
刺史徙封上谷從戰東都有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勞之

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賜雜綵  
百段別下轅轅羅川二縣破世充將魏隱擊糧道緱氏  
沈米艘三十柁進爵彭國公鎮幽州擊突厥俘斬二千  
獲馬五千匹入朝帝賜所乘馬令自廷中乘以出謂侍  
臣曰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皆皆裂君廓往擊建德李勣  
遇之至發憤大呼鼻耳皆流血其勇何特古人哉朕當  
不以例賞乃賜錦袍金帶還幽州會大都督廬江王瑗  
反欲奪君廓兵以委王誅君廓本給瑗使亂為已功乃

從數騎候詵留騎于外曰聞呼聲則入乃獨款詵詐曰  
有急變當白詵方沐握髮出即斬之因執瑗以功授幽  
州都督瑗家口悉賜之進左光祿大夫賜帛千段居職  
不守法度長史李玄道數以法繩督猜惑不自安會被  
召至渭南殺驛吏亡奔突厥野人斬之太宗顧前功為  
收葬待其家如初御史大夫溫彥博奏君廓叛臣不宜  
食封邑有司失所宜言乃貶為庶人

唐書卷九十二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杜伏威傳○

臣德潛

按舊書伏威與輔公柝並列均入

竊據例也然伏威既歸順則為唐臣矣故新書於寇  
畔中祇列公柝而杜伏威闕稜王雄誕三人另叙入  
唐臣中

李子和傳自號永樂王建元丑平○舊書作建元正平

唐書卷九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三十三

史部

唐書卷九十三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十八

二李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謂所親曰丈夫遭遇要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尚誰

哉仕隋為殿內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  
左僕射楊素拊其牀謂曰卿終當坐此大業末為馬邑  
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變傳送江都  
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為  
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亦為請  
得釋引為三衛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  
詔靖安輯從數輕騎道金州會蠻賊鄧世洛兵數萬屯  
山谷間廬江王瑗討不勝靖為瑗謀擊卻之進至峽州

阻銑兵不得前帝謂逗遛詔都督許紹斬靖紹為請而  
免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未利靖率兵  
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  
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因手敕勞曰既往不咎向事吾  
久已忘之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  
孝恭行軍長史軍政一委焉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兵夔  
州時秋潦濤瀨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  
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

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  
我此必禽也孝恭從之九月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  
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弘健將下  
皆勇士今新失荆門悉銳拒我此救敗之師不可當宜  
駐南岸待其氣衰乃取之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  
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取四百  
餘艘溺死者萬人即率輕兵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  
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

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靖入其都號令靜  
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  
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籍以拒師本  
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荆郢宜示寬大以慰  
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荆而南堅城劇屯歐之死守非  
計之善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以功封永康縣  
公檢校荊州刺史乃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領馮盎  
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裁量款效承制補官得郡

凡九十六戶六十餘萬詔書勞勉授嶺南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祐據丹陽反詔孝恭為帥召靖入朝受方略副孝恭東討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公祐遣馮惠亮以舟師三萬屯當塗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為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

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自降靖曰不然二軍雖精而公祐所自將亦銳卒也既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且惠亮正通百戰餘賊非怯野鬪今方持重特公祐立計爾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祐禽矣孝恭聽之靖率黃君漢等水陸皆進苦戰殺傷萬餘人惠亮等亡去靖將輕兵至丹陽公祐懼衆尚多不能戰乃出走禽之江南平置東南道行臺以為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

百口馬百匹行臺廢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帝歎曰  
靖迺銑公祐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八年突厥  
寇太原為行軍總管以江淮兵萬人屯大谷時諸將多  
敗獨靖以完軍歸俄權檢校安州大都督太宗踐阼授  
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兼檢校中書令突厥部  
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  
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  
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謀者離



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  
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出絕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  
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  
深吾渭水之恥矣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  
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  
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  
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  
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

齊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行遇候邏皆俘以  
從去其牙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十萬  
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亡去為大同道行軍  
總管張寶相禽以獻於是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矣帝  
因大赦天下賜民五日酺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  
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召讓之靖無所辯頓首謝帝  
徐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不賞而誅朕不然赦公之  
罪錄公之功乃進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增戶至五百

既而曰向人譖短公朕今悟矣加賜帛一千匹遷尚書  
右僕射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沈厚稱時遣使十  
六道巡察風俗以靖為畿內道大使會足疾懇乞骸骨  
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者蓋  
少雖疾頓憊猶力于進公今引大體朕深嘉之欲成公  
美為一代法不可不聽乃授檢校特進就第賜物段千  
尚乘馬二祿賜國官府佐皆勿廢若疾少間三日一至  
門下中書平章政事加賜靈壽杖頃之吐谷渾寇邊帝

謂侍臣曰靖能復起為帥乎靖往見房玄齡曰吾雖老尚堪一行帝喜以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任城王道宗侯君集李大亮李道彥高甌生五總管兵皆屬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盡火其莽退保大非川諸將議春草未芽馬弱不可戰靖決策深入遂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殘其國國人多降吐谷渾伏允愁感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甌生軍繇鹽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

無狀甌生等以誣罔論靖乃闔門自守賓客親戚一謝  
遣改衛國公其妻卒詔墳制如衛霍故事築闕象鐵山  
積石山以旌其功進開府儀同三司帝將伐遼召靖入  
謂曰公南平吳北破突厥西定吐谷渾惟高麗未服亦  
有意乎對曰往憑天威得效尺寸功今疾雖衰陛下誠  
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二十三年病甚帝幸其  
第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  
憂之薨年七十九贈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謚曰景武子德謩嗣官至將作少匠坐善太子承乾流嶺南以靖故徙吳郡靖兄端字藥王以靖功襲永康公梓州刺史

弟客師右武衛將軍累戰功封丹陽郡公致仕居昆明池南善騎射喜馳獵雖老猶未衰自京南屬山西際澧水鳥鵲皆識之每出從之翔噪人謂之鳥賊卒年九十贈幽州都督

孫令問玄宗為臨淄王時與雅舊及即位以協贊功遷

殿中少監預誅竇懷貞封宋國公竇封五百戶進散騎  
常侍知尚食事恩待甚渥然未嘗輒干政率游畋自娛  
厚奉養侈飲食至躬視刲宰有譏之者答曰此畜豢天  
所以養人與蔬果何異安用妄分別邪後坐其子與回  
紇部酋承宗連婚貶撫州別駕卒

靖五代孫彥芳太和中為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  
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  
從中治也一曰有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

公起居狀皆太宗手墨它大略如此文宗愛之不廢手其舊物有佩筆以木為管殘刻金其上別為環以限其間筆尚可用也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閬王帶十三胯七方六刃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又有火鑑大觿算囊等物常佩于帶者天子悉留禁中又敕摸詔本還賜彥芳并束帛衣服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李勣字懋功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客衛南家富多僮



僕積粟常數千鍾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疎之間隋大業末韋城翟讓為盜勦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鄉壤不宜自剽殘宋鄭商旅之會御河在中舟艦相屬往邀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船取財繇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勦與浚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為主以奇計破王世充密署勦右武侯大將軍東海郡公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勦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飢今若取

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與郝  
孝德等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  
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掘塹以自環化  
及攻之勣為地道出鬪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  
廷其地東屬海南至江西直汝北抵魏郡勣統之未有  
所屬謂長史郭孝恪曰人眾土宇皆魏公有也吾欲獻  
之是利主之敗為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  
密請自上之使至高祖訝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

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附宗正屬籍徙封曹給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封蓋濟陰王固辭改舒國公詔勸總河南山東兵以拒王世充及密以謀反誅帝遣使示密反狀勸請收葬詔從之勸為密服縗經葬訖乃釋俄為竇建德所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三年自拔來歸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略地至虎牢降鄭州司兵沈悅平建德俘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勸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蓋亦自洛州與裴矩入朝

詔復其官又從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  
圓朗復反詔勦為河南大總管討平之趙郡王孝恭討  
輔公祏也遣勦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攻江西賊壁  
馮惠亮陳正通相次潰公祏平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  
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為通漠道行軍總管出雲中  
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  
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齊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  
與已合於是意決靖率眾夜發勦勒兵從之頡利欲走

磧勦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勦  
詔拜光祿大夫行并州大都督府長史父喪解奪哀還  
官徙封英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帝嘗曰煬帝不擇  
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勦守并突厥不  
敢南賢長城遠矣召為兵部尚書未至會薛延陀子大  
度設以八萬騎侵李思摩詔勦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將  
輕騎六千擊度設青山斬名王一俘口五萬以功封一  
子為縣公晉王為皇太子授詹事兼左衛率俄同中書

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  
勿以資屈為嫌也後帝自將征高麗以勳為遼東道行  
軍大總管破蓋牟遼東白崖等城從戰駐蹕山功多封  
一子為郡公延陀部落亂詔將二萬騎發突厥兵討之  
大戰烏德鞬山破之降其首領梯真達干而可汗咄摩  
支遁入荒谷磧北遂定改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  
復為詹事勳既忠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鑿曰用須  
灰可治帝乃自翦須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

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  
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嚙指流血俄大  
醉帝親解衣覆之帝疾謂太子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  
出之我死宜即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乃授疊州都  
督高宗立召授檢校洛州刺史洛陽宮留守進開府儀  
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參掌機密遂為尚書左僕射永徽  
元年求解僕射聽之仍以開府儀同三司知政事四年  
冊進司空始太宗時勣已畫象凌烟閣至是帝復命圖

其形自序之又詔得乘小馬出入東西臺卑官日一人  
迎送帝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李義府  
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召勸與長孫无忌于志寧褚  
遂良計之勸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  
將廢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寧顧望不對帝後密訪勸曰  
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  
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詔勸志寧奉  
冊立武氏帝東封泰山為封禪大使嘗墜馬傷足帝以



所乘馬賜之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乞師  
詔勸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  
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勸獻俘昭陵明先帝意  
具軍容告于廟進位太子太師增食千一百戶總章二  
年卒年八十六帝曰勸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  
過性廉慎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卹之  
因泣下舉哀光順門七日不視朝贈太尉揚州大都督  
諡貞武給祕器陪葬昭陵起冢象陰鐵烏德鞬山以旌

功烈葬日帝與皇太子幸未央古城哭送百官送古城西北初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内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知人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貸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為收養其子焉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燎其須姊戒止答曰姊多疾而勣且老雖欲數進粥尚幾何其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

契事機聞人善抵掌嗟嘆及戰勝必推功于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為之用臨事選將必訾相其奇龐福父者遣之或問故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既没士皆為流涕自屬疾帝及皇太子賜藥即服家欲呼鑿巫不許諸子固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寧就鑿求活耶弟弼始為晉州刺史以勸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於是奏樂宴飲列子孫

于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故一  
訣耳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亦望  
詔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慎察有  
不厲言行交非類者急撈殺以聞毋令後人笑吾猶吾  
笑房杜也我死布裝露車載柩斂以常服加朝服其中  
儻死有知庶著此奉見先帝明器惟作五六寓馬下帳  
施幔為阜頂白紗裙中列十偶人它不得以從衆妾願  
留養子者聽餘出之葬已徙居我堂善視小弱苟違我

言同戮尸矣乃不復語弼等遵焉勣本二名至高宗時  
避太宗偏諱故但名勣後配享高宗廟廷季弟感年十  
五有奇操李密敗陷于世充世充令作書召勣對曰兄  
尚節義今已事主昆弟不能移也固不從殺之勣子震  
嗣終桂州刺史震子敬業敬猷

敬業少從勣征伐有勇名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為眉  
州刺史嗣聖元年坐贓貶柳州司馬會給事中唐之奇  
貶括蒼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貶黔令長安主簿駱賓

王貶臨海丞敬猷自蓋屋令坐事免俱客揚州失職怏怏時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實亦囚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首即開府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役工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乃開三府一曰匡復府二曰英公府三曰揚州大都

督府自稱匡復府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之奇為左長  
史求仁右長史宗臣左司馬璋右司馬江都令韋知止  
為英公府長史賓王為藝文令前蓋屋尉魏思溫為軍  
師旬日兵十餘萬傳檄州縣疏武氏過惡復廬陵王天  
子位又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眾曰賢實不死楚州  
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左玉鈐衛大將  
軍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削其祖父官爵毀冢藏除  
屬籍赦揚楚民脅從者購得敬業首授官三品賞帛五

千得之奇等首官五品帛三千敬業問計於思溫對曰  
公既以太后幽繫天子宜身自將兵直趨洛陽山東韓  
魏知公勤王附者必衆天下指日定矣璋曰不然金陵  
負江其地足以為固且王氣尚在宜先并常潤為霸基  
然後鼓行而北思溫曰鄭汴徐亳士皆豪傑不願武后  
居上蒸麥為飯以待我師奈何欲守金陵投死地乎敬  
業不從使敬猷屯淮陰韋超屯都梁山自引兵擊潤州  
下之署宗臣為刺史始回兵屯高郵下阿谿思溫歎曰



兵忌分今敬業不知掃地度淮率山東士先襲東都吾  
知無能為也武后又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為孝逸援  
進擊淮陰都梁兵皆敗後軍總管蘇孝祥率奇兵五千  
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兵溺者過半孝逸軍退守石梁有  
烏集噪敬業營上監軍御史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  
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  
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  
麾精兵居前弱者居後陣亂不能制乃敗斬七千餘級

敬業與敬猷之奇求仁賓王輕騎遁江都悉焚其圖籍  
攜妻子奔潤州潛蒜山下將入海逃高麗抵海陵阻風  
遺山江中其將王那相斬之凡二十五首傳東都皆夷  
其家中宗反正詔還勸官封屬籍葺完塋冢焉初敬業  
之叔思文為潤州刺史敬業兵起以使間道聞固守踰  
月城陷敬業責曰廬陵王繼天下無罪見廢今兵以義  
動何過拒邪若太后是助宜即姓武思溫等欲殺之敬  
業不許及揚楚平乃獨免后遂賜武姓歷春官尚書或

言本與敬業謀者乃復徐氏卒子欽憲開元中仕至國子祭酒

贊曰唐興其名將曰英衛皆擢罪亡之餘遂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蓋君臣之際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非也若靖闔門稱疾畏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雖古哲人何以尚茲勸之節見於黎陽故太宗勤勤於託孤誠有為也至以老臣輔少主會房帷易奪天子畏大臣依違不專委誠取決惟議是聽勸乃私已畏禍從而導之武氏

奮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及其孫因民不忍舉兵覆宗至  
掘冢而暴其骨嗚呼不幾一言而喪邦乎惜其不通學  
術昧夫臨大節不可奪之誼反與許李同科可不戒哉  
世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為善用兵是不然  
特以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傳著怪詭機  
祥皆不足信故列靖所設施如此

唐書卷九十三

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李靖傳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舊書劾靖者  
為溫彥博

靖五代孫彥芳○舊書令問孫芳

李勣傳將輕騎兵六千擊度設青山○舊書作帥輕騎  
三千

總章二年卒年八十六○沈炳震曰按本傳崔讓起兵  
勣年十七往從之讓之起兵在煬帝大業十二年丙

子從丙子逆推之勸生子文帝開皇二十年從開皇  
二十年至高宗總章二年恰七十年則非八十六可  
知舊書年七十六亦不合也

唐書卷九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三十四

史部

唐書卷九十四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十九

侯張薛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以材雄稱少事秦王幕府從征討  
有功擢累左虞候車騎將軍封金椒縣子預誅隱太子  
尤力王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邑千戶貞觀四

年遷兵部尚書俄檢校吏部尚書參議朝政李靖討吐  
谷渾以君集為磧石道行軍總管師次鄯州議所向君  
集曰王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  
備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遁岨山谷克之實難靖然其  
計簡銳士約齋采入追及其衆於庫山大戰破之進會  
大非川平其國會詔世封功臣授陳州刺史更封陳羣  
臣不願封進吏部尚書君集本以行伍奮不知學後貴  
益自喜好書及典選分明課最有譽於時吐蕃圍松州



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不臣拜交河道行  
軍大總管出討王麴文泰笑曰唐去我七千里磧鹵二  
千里無水草冬風裂肌夏風如焚行賈至者百之一安  
能致大兵乎使能頓吾城下一再旬食盡當潰吾且係  
而虜之君集次磧口而文泰死子智盛襲位進營柳谷  
候騎言國方葬死君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  
高昌驕慢使吾襲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間非問罪也  
於是鼓而前賊嬰城自守遣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

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俘男女  
七千進圍都城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急相援  
及是欲谷設益懼西走智盛失援乃降高昌平君集刻  
石紀功還初君集配沒罪人不以聞又私取珍寶婦女  
將士因亦盜人不能制及還京師有司劾之詔君集詣  
獄簿對中書侍郎岑文本諫曰高昌之罪議者以其遐  
遠欲置度外唯陛下奮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得  
指期平殄今推勞將帥從征之人悉蒙重賞未踰數日

更以屬吏天下聞之謂陛下錄過遺功無以勸後且古  
之出師克敵有重賞不勝蒙顯戮當其有功也雖貪財  
縱欲尚蒙爵邑其無功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銖鉞故曰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昔李廣利貪不愛卒  
陳湯盜所收康居財物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夫將  
帥之臣廉慎少而貪沒多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  
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數趨其利愚者  
不計其死是以前聖使人必收所長而棄所短陛下宜

申宥君集俾復朝列以勸有功帝寤釋不問君集自恃  
有功以它罪被繫居怏怏不平會張亮出洛州都督君  
集謬激說曰何為見排亮曰公排我尚誰咎君集曰我  
平一國還觸天子嗔何能排君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  
能反乎當與公反亮密以聞帝曰卿與君集皆功臣今  
獨相語而無左驗奈何秘不發待君集如初皇太子承  
乾數有過慮廢知君集怨望因其壻賀蘭楚石為千牛  
私引君集入問自安計君集舉手謂曰此手當為殿下

用之又遣楚石語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  
毋輕入承乾納之然君集常畏謀洩忽忽不自安或中  
夕驚吒妻怪之曰公國大臣何為爾若有所負宜自歸  
首領尚可全不從承乾事覺捕君集下獄楚石告狀帝  
自臨問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君集辭窮不能對帝  
語羣臣曰君集於國有功朕不忍真諸法將丐其命公  
卿其許我乎羣臣皆曰君集罪大逆不道請論如法帝  
乃謂曰與公訣矣今而後徒見公遺像已因泣下遂斬

之籍其家君集臨刑色不變謂監吏曰我豈反者乎蹉  
跌至此然嘗為將破二國若言之陛下丐一子以守祭  
祀帝聞原其妻及一子徙嶺表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  
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  
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  
集欲反耳靖為右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  
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

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起畎畝志趣奇譎雖外敦厚而內不  
情隋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從之未甚甄識時軍中  
有謀叛去者亮輒以告密愛其誠乃署驃騎將軍隸李  
勣勣以黎陽歸亮頗佐佑之擢鄭州刺史會王世充取  
鄭亮提孤軍不敢入亡命共城山俄檢校定州別駕勣  
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方盛棄城遁房玄齡以亮沈  
果有謀白秦王引為車騎將軍隱太子將作難命亮統  
左右千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備變齊王告亮反

高祖以屬吏詰訊終無所言乃得釋王即位除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累遷御史大夫進封鄴國公食益州戶五百歷幽夏鄜三州都督相州長史徙鄆國召拜工部尚書亮為政多伺察發擿隱微示神明抑彊恤弱所至有績拜太子詹事出為洛州都督侯君集已誅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有罪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



為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  
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帝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  
請行詔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引兵自東萊浮海襲破  
沙卑城進至建安營壁未立賊奄至亮不知所為踞胡  
牀直視無所言衆謂其勇得自安於是副將張金樹鼓  
于軍士奮擊因破賊及從帝還至并州乃得罪初亮棄  
故妻更娶李氏李妬悍私通歌兒養為子名慎幾亮子  
顗數諫止亮不納李好左道交通巫覡撓政事亮為相

州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術家程公穎者亮素與厚陰謂曰君前言陛下真天下主何其神邪公穎內曉即稱亮卧若龍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慎幾且大貴公孫常者節兄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為諸王姬常曰我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悅會陝人常德發其謀并言亮養假子五百帝使馬周案之亮譟辭曰囚等畏死見誣耳因自陳佐命舊臣帝曰

亮養子五百將何為正欲反耳詔百官議皆言亮當誅  
帝遣長孫無忌房玄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  
為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奈何於是斬西市籍其家

薛萬均本燉煌人後徙京兆咸陽父世雄大業末為涿  
郡太守萬均與弟萬徹因客幽州以材武為羅藝所厚  
善與藝歸款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實建德帥  
衆十萬寇范陽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  
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

德師度水數半度擊之大敗其衆明年建德以二十萬騎來攻兵已緣堞萬均與萬徹率死士百人出地道掩擊其背衆驚潰去秦王平劉黑闥引萬均為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柴紹之討梁師都也以萬均為副萬徹亦從距朔方數十里突厥兵驟至王師却萬均兄弟橫擊之斬其驍將虜陣謹乘之俘殺相藉突厥走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拜左屯衛將軍俄為沃沮道行

軍副總管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萬均萬徹各以  
百騎行前卒與虜遇萬均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  
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益三軍追奔至積  
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虜且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  
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璽  
書勉勞遷本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  
守未下萬均麾軍進智盛懼乃降進潞國公會有訴萬  
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

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後帝幸芙蓉園  
坐清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為舉哀詔陪葬昭陵  
後嘗賜羣臣膜皮及萬徹而誤呼萬均愴然曰萬均朕  
勲舊忽口其名豈死者有知冀此賜乎因命取焚之舉  
坐感歎弟萬徹萬淑萬備

萬徹與萬均歸高祖授車騎將軍武安縣公事隱太子  
太子誅萬徹督官兵戰玄武門譟而趨秦府衆失色乃  
示以太子首然後去與數十騎亡之南山秦王數使貸

諭乃出謝王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從李靖討突厥  
頡利可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歷右衛將軍蒲州刺  
史副李勣擊薛延陀與虜戰磧南率數百騎為先鋒統  
擊陣後虜顧見遂潰斬首三千級獲馬萬五千封一子  
為縣侯改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加駙馬都尉遷代州  
都督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嘗曰當今名將唯李勣江夏  
王道宗萬徹而已勣道宗雖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至  
萬徹非大勝即大敗矣貞觀二十二年以青丘道行軍

總管帥師三萬伐高麗次鴨淶水以奇兵襲大行城與高麗步騎萬餘戰斬虜將所夫孫虜皆震恐遂傳泊泊城虜衆三萬來援擊走之拔其城萬徹在軍中任氣不能下人或有上書言狀者帝愛其功直加讓勗而已即為焚書副將裴行方亦言其怨望李勣曰萬徹位大將軍親主壻而內懷不平罪當誅因詔除籍徙邊會赦還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



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誅臨刑曰萬徹大健兒留  
為國効死安得坐遺愛殺之遂解衣顧監刑者曰亟斬  
我斬之不殊叱曰胡不力三斬乃絕萬淑亦以戰功顯  
歷右領軍將軍梁郡公暢武道行軍總管

萬備有至行居母喪廬墓前太宗詔表異其門以尚輦  
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  
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槩創甚為賊所窘萬備單馬  
進救何力獲免仕至左衛將軍在武德貞觀時又有盛

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頗以功力顯而皆不終附于左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少任俠隋大業末為澄城長高祖兵至汾陰彥師率賓客上謁授行軍總管從平京師與史萬寶鎮宜陽李密叛謀出山南萬寶懼謂彥師曰密驍賊也以王伯當輔之挾思東歸之士非計出萬全不為也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兵為公梟其首萬寶問計答曰兵詭道也難豫言即引眾踰洛水入熊

耳山命士持滿夾道伏短兵溪谷間令曰賊半度乃擊  
所部皆笑曰賊趨洛州何為備此彥師曰密聲言入洛  
其實走襄城就張善相我據其要必禽之密果至彥師  
橫擊首尾不相救遂斬密及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授武  
衛將軍鎮熊州討王世充也彥師與萬寶軍伊闕絕山  
南路世充平為宋州總管始彥師入關世充以陳寶遇  
為宋州刺史待其家不以禮及是彥師因事殺之又殺  
平生所惡數十家州人震駭皆重足立徐圓朗反詔為

安撫大使戰敗為賊所執圓朗待之厚令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禽誓死報國若宜善待毋勿以我為念圓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武德六年圓朗平彥師得還高祖以罪誅之

盧祖尚字季良光州樂安人家饒財好施以俠聞隋大業末募壯士捕盜時年十九善御衆所向有功盜畏不入境字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歃血誓衆士皆感泣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

僭位以州歸高祖授刺史封弋陽郡公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下宣歙進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破之歷蔣州刺史壽州都督瀛州刺史有能名貞觀二年交州都督以賄敗太宗方擇人任之咸以祖尚才備文武可用也召見內殿謂曰交州去朝廷遠前都督不稱職公為我行無以道遠辭也祖尚頓首奉詔既而託疾自解帝遣杜如晦等諭意曰匹夫不負然諾公既許朕矣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吾言對曰嶺南瘴癘而

臣不能飲當無還理遂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  
為天下命斬朝堂既而悔之詔復其官

劉世讓字元欽京兆醴泉人仕隋為徵仕郎高祖入長  
安以漳川歸授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  
請安輯許之得其衆數千因授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  
二萬拒薛舉戰不勝與弟寶皆沒於賊舉令至城下紹  
說使降世讓陽許之至則告守者曰賊兵極於此矣善  
自固舉重其節不加害秦王方屯高墪世讓密遣寶間

走王言賊虛實高祖悅賜其家帛千匹舉平授彭州刺史俄領陝東道行軍總管從永安王孝基討呂崇茂於夏縣軍敗為賊所囚聞獨孤懷恩有逆謀唐儉語世讓曰懷恩謀行則國難未息可亡歸白發之世讓逃還高祖方濟河幸懷恩營驚曰世讓之來天也因封為弘農郡公賜田百畝錢百萬母喪免起為檢校并州總管竇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

汗軍大至乃保武州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城數壞輒立柵完拒鄭元璠先使可汗可汗使來說世讓叱曰丈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邪久之虜引去元璠還具道其忠賜良馬金帶襄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授廣州總管帝問以備邊策答曰突厥數南寇者恃有馬邑為地耳如使勇將屯崞城厚儲金帛以招降者數出奇兵略城下踐禾稼不踰歲馬邑可圖也帝曰非公無可使者乃使馳



驛經略於是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患之從反間云世讓與可汗為亂帝不之察因誅之籍其家貞觀初突厥降者言世讓無逆謀乃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仕隋鄱陽郡書佐涉圖史能言成敗事性陰狡以天下將亂見北海完富潛介賊破其鄉取子女玉帛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率宗黨歸順貞觀初梁師都未平蘭上書陳方略太宗以為夏州都督府司馬師都以突厥兵頓城下蘭仆旗息鼓賊疑不

敢迫夜引去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師都平遷豐州  
刺史召為右領軍衛將軍十一年為夏州都督長史時  
突厥攜貳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屬帳居河南蘭縱反  
間離之頡利果疑摸末懼來降頡利急追蘭逆拒卻其  
衆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初長社許綯解讖記  
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為天下主蘭子  
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鄆縣尉游文  
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

李君羨洛州武安人初事李密後為王世充驃騎惡世充為人率其屬歸高祖授上輕車都尉秦王引置左右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賜以宮人繒帛從討王世充為馬軍副總管世充子玄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玄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所向必先登摧其鋒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候中郎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

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娘子帝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此健邪又君羨官邑屬縣皆武也忌之未幾出為華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妖言謀不軌下詔誅之天授中家屬詣闕訴寃武后亦欲自詫詔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人薛萬

徹與狂豎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之明德蔽  
于謠讖濫君羨之誅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唐書卷九十四

唐書卷九十四考證

張亮傳會陝人常德發其謀○舊書發其事者為常德  
元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  
卷九十四考證

唐書卷九十四考證



謹案卷九十二第十頁前四行武德二年按二年  
舊書作三年通鑑作元年均與此異

第十一頁後二行悉伏甲山谷中刊本伏訛伏今  
改

卷九十三第六頁後七行靖薄責之刊本薄訛簿  
據舊書改

卷九十四第二頁後二行有急相援刊本援訛援  
據舊書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單可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三十五

史部

唐書卷九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東列傳第二十

高竇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父勵樂安王入  
隋為洮州刺史士廉敏惠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  
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

皆宿臣顯重與為忘年友繇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  
廣交屏居終南山下吏部侍郎高孝基勸之仕仁壽中  
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為朱  
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  
會世大亂京師阻絕交趾太守丘和署司法書佐時欽  
州俚帥甯長真以兵侵交趾和懼欲出迎士廉曰長真  
兵雖多縣軍遠客勢不得久城中勝兵尚可戰奈何受  
制於人和因命為行軍司馬逆擊破之高祖遣使徇嶺

南武德五年與和來降於是秦王領雍州牧薦士廉為  
治中親重之隱太子與王隙已熾乃與長孫無忌密計  
計定是日率吏卒釋囚授甲趨芳林門助戰王為皇太  
子授右庶子進侍中封義興郡公坐匿王珪奏不時上  
左授安州都督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  
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望舍投餌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  
廉為設條教辯告督勵風俗翕然為變又引諸生講授  
經藝學校復興秦時李冰導汶江水灌田瀕水者頃千

金民相侵冒士廉附故渠廝引旁出以廣溉道人以富  
饒入為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  
署州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加特進遷  
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  
太子監國命攝少師手詔曰端拱三川不憂關中者以  
屬卿也久之請致仕聽解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同中  
書門下三品知政事帝伐高麗皆同太子監國駐定州  
又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比聽



政據按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別設按奉太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卽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卒年七十一又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卽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詔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文獻陪葬昭陵方寒食勅尚宮以食四輦往祭帝自為文喪出橫橋又登城西

北樓望哭以過喪高宗卽位加贈太尉配享太宗廟廷  
士廉進止詳華凡有獻納搢紳皆屬以目奏議未嘗不  
焚藁家人無見者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所出女歸  
之是為文德皇后及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  
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初太宗嘗以山  
東士人尚閥閥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  
故人謂之賣昏由是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  
責天下譜牒參考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

室後外戚退新門進舊望右膏梁左寒畯合二百九十  
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為九等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  
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不復冠冕  
猶恃舊地以取貲不肖子偃然自高販鬻松檟不解人  
間何為貴之齊據河北梁陳在江南雖有人物偏方下  
國無可貴者故以崔盧王謝為重今謀士勞臣以忠孝  
學藝從我定天下者何容納貨舊門向聲背實買昏為  
榮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爵

為公卿大夫世世不絕此謂之門戶今皆反是豈不惑  
邪朕以今日冠冕為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為第三姓班  
其書天下高宗時許敬宗以不敘武后世又李義府耻  
其家無名更以孔志約楊仁卿史玄道呂才等十二人  
判定之裁廣類例合二百三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  
家帝自敘所以然以四后姓鄴公介公及三公太子三  
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為第一姓文武二品及知  
政事三品為第二姓各以品位高下敘之凡九等取身

及昆弟子孫餘屬不入改為姓氏錄當時軍功入五品者皆昇譜限搢紳耻焉目為勲格義府奏悉索氏族志燒之又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盧澤盧輔清河崔宗伯崔元孫前燕博陵崔懿晉趙郡李楷凡七姓十家不得自為昏三品以上納幣不得過三百匹四品五品二百六品七品百悉為歸裝夫氏禁受陪門財先是後魏太和中定四海望族以寶等為冠其後矜尚門地故氏族志一切降之王妃主壻皆

取當世勲貴名臣家未嘗尚山東舊族後房立齡魏徵  
李勣復與昏故望不減然每姓第其房望雖一姓中高  
下縣隔李義府為子求昏不得始奏禁焉其後天下衰  
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昏家益自貴凡男女皆  
潛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世以為敝云士廉六子履行審  
行真行有名

履行居母喪毀甚太宗諭使彊食尚東陽公主襲爵繇  
戶部尚書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政有名坐長孫無忌

左授洪州都督改永州刺史

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誠切  
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為貶睦州  
刺史

審行自戶部侍郎貶渝州刺史

士廉五世孫重字文明以明經中第李巽表鹽鐵轉運  
巡官善職凡十年進累司門郎中敬宗慎置侍講學士  
重以簡厚惇正與崔郾偕選再擢國子祭酒文宗好左

氏春秋命分列國各為書成四十篇與鄭覃判定九經  
于石出為鄂岳觀察使以美政被褒久之拜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卒贈太子少保

贊曰古者受姓受氏以旌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  
望姓舉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敘昭穆使百代  
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南北割據百宗蕩析士去墳墓  
子孫猶挾系錄以示所承而代閥顯者至賣昏求財汨  
喪廉耻唐初流弊仍甚天子屢抑不為衰至中葉風教



又薄譜錄都廢公靡常產之拘士亡舊德之傳言李悉  
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冕皂隸  
混為一區可太息哉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父熾在周為上柱國入隋為  
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弟女也威沈邃有器局貫覽羣  
言家世貴子弟皆喜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為書癡內  
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祕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  
其學益博而諸兄以軍功位通顯矣薄威職閑冗更謂

曰昔仲尼積學成聖猶棲遲不偶汝尚何求耶威笑不  
答蜀王秀辟為記室威以秀多不法謝疾去秀廢府屬  
皆得罪威獨免大業中累遷內史舍人數諫忤旨轉考  
功郎中後坐事免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錄參軍  
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  
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  
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帝益親矚嘗引入臥內謂曰昔  
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為天子而公為內史

令事固有不等耶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  
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  
不克仕帝笑曰公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  
者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後寢疾帝臨問及  
卒哭之慟贈同州刺史追封延安郡公諡曰靖威性儉  
素家不樹產比喪無餘貲遺令薄葬詔皇太子百官臨  
送

兄子軌字士則父恭仕周為雍州牧鄴國公軌性剛果

有威大業中為資陽郡東曹掾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  
衆千餘人迎謁長春宮帝大悅賜良馬十匹使略地渭  
南下永豐倉收兵五千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為大丞  
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次黃欽山  
遇賊乘高叢射衆為却軌斬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  
之身擁數百騎殿令曰聞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赴賊  
賊射不勝大破之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  
赤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

連戰有功餘黨悉降復鄮國舊封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衆度无必為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克明年還蜀軌既貴益嚴酷然能自勤苦每出師臨敵身未嘗解甲其下有不用命即誅至小過亦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由是蜀盜悉平初以其甥為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毋出外忽遣奴取漿

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  
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後入朝賜坐御樓容不肅  
又坐對詔帝怒曰公入蜀車騎驃騎從者二十人公斬  
誅略盡我隴種車騎尚不足給公因繫詔獄俄釋之還  
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  
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軌不肯示因執  
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是歲行臺廢授益州都督加  
食邑戶六百貞觀元年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為洛州都

督周洛間因隋亂人不土著軌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由是威信大行民皆趨本卒贈并州都督子奉節尚永嘉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

軌弟琮有武幹大業末犯法亡命太原依高祖與秦王有憾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降禮接之與出入卧内琮意乃釋大將軍府建引為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從劉文静擊屈突通於潼關敗其將桑顯和遁去琮以輕騎追獲於稠桑進兵

下陝縣抵太原倉遷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款命琮總萬騎自柏崖迎之逗留不進武見殺坐除名武德初為右屯衛大將軍時將圖洛陽詔琮留守陝護饗道王世充將羅士信數以兵鈔絕琮使人說降之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從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賜黃金五十斤卒贈左衛大將軍諡曰敬永徽五年加贈特進

威從兄子抗字道生父榮定為隋洛州總管陳國公諡



曰懿母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抗美容儀性通率涉見圖史以帝甥蚤貴入太學釋褐千牛備身儀同三司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襲爵累轉梁州刺史將之官文帝幸其第酣宴如家人禮母卒數號絕詔宮人節哭歲餘為岐州刺史轉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煬帝疑抗為應遣李子雄馳往代之子雄因誣抗得諒書不奏按鞫無狀然坐是遂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為我先耳李氏

名在圖錄天所啓也高祖曰為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  
帝遣抗出靈武連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  
家壻豁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  
握手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為樂授將作大匠兼納  
言尋罷為左武侯大將軍帝聽朝或引升坐坐既退入  
卧内從容談笑極平生歡以兄呼之宮中稱為舅或留  
宿禁省侍燕豫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  
第一又從征王世克東都平冊勲於廟者九人抗與從

弟軌與焉賜女樂一部珍幣不貲卒贈司徒謚曰密子  
衍靜誕衍襲爵

靜字元休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  
入京師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  
不屬靜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議者以流亡未復不  
宜重困於是召入與裴寂蕭瑀封倫廷議寂等不能屈  
帝從之歲收粟十萬斛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請斷石  
嶺以為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農卿封信都

縣男趙元楷為少卿靜鄙其聚歛因會官屬大言曰如  
煬帝奢侈竭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今天子躬節儉屈  
一人安兆庶惡用公哉元楷大慙改夏州都督突厥攜  
貳諸將出征者過靜靜為陳虜中虛實諸將由是大克  
獲又間其部落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侯斤皆內附帝  
嘉之賜馬百匹羊千口及禽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靜上  
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  
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

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況首丘未忘則一旦變生  
犯我王略矣不如因其破亡假以賢王一號妻之宗女  
披其土地部落使權弱勢分易為羈制則世為藩臣矣  
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優詔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  
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憂矣再遷民部尚書卒諡曰  
肅子達尚遂安公主襲爵

誕隋末起家朝請郎義寧初辟丞相府祭酒封安豐郡  
公尚義陽公主從秦王征薛舉為元帥府司馬累遷大

常卿高祖諸子幼未出宮者十餘王國司家事皆誕主  
之出為梁州都督貞觀初召授右領軍大將軍進莘國  
公為宗正卿太宗與語昏謬失對乃下詔曰誕比衰耗  
不能事朕知而任之是謂不明且為官擇人者治為人  
擇官者亂其以光祿大夫罷就第卒贈工部尚書荊州  
刺史諡曰安

抗弟璉字之推性沈厚隋大業末為扶風太守唐兵起  
以郡歸歷民部尚書從秦王平薛仁果賜錦袍尋鎮益

州時蜀盜賊多皆討平之與皇甫無逸不協數相訴毀  
因請入朝至半道詔還之璉內憂恐會使者至璉引宴  
卧内厚餉遺無逸以聞坐免官未幾授祕書監封鄧國  
公貞觀初遷將作大匠詔修洛陽宮鑿池起山務極侈  
浮費不勝算太宗怒詔毀之免其官以酈王納璉女為  
妃復位卒贈禮部尚書諡曰安璉有巧思工書武德中  
與太常少卿祖孝孫受詔定雅樂是正鍾律云

威從孫德立隋大業中起家國學生祖照尚周文帝義

陽公主封鉅鹿郡公父彥襲爵終隋西平太守兄德明  
師事陳留王孝逸通知文史漢王諒反遣將綦良攻黎  
州德明年十八募士五千號令嚴整倍道擊賊破之以  
功擢累齊王府屬坐事免高祖兵叩長安而宗室孝基  
神符道宗及竇誕趙慈景等竝繫獄隋將衛文昇陰世  
師欲殺之德明諫曰罪不在此殺之無傷於彼祇取怨  
焉不如縱之乃止長安平謁高祖終不自言時稱長者  
拜考功郎中從秦王擊王世克封顯武男歷常愛二州



刺史卒德立始為高祖丞相府千牛歷太宗時不甚顯  
高宗以舊臣自殿中少監為御史大夫歲中遷司元太  
常伯時帝又以源直心為奉常正卿劉祥道為司刑太  
常伯上官儀為西臺侍極郝處俊為太子左中護凡十  
餘人皆帝自擇以示宰相李勣等皆頓首謝麟德初進  
檢校左丞勤職約己天子嘗臨朝咨其清素加以賜賚  
居位數年贊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帝次濮陽問古  
謂帝丘德立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敬宗自

矜于人德立知不為忤衆服其量禮成進爵二級以弟  
德遠未及爵願分封詔可故德立封鉅鹿男德遠樂安  
男德立迎時取合未嘗有過然無它補益卒年六十九  
贈光祿大夫幽州都督諡曰恭

贊曰高竇雖緣外戚姻家然自以才猷結天子厠跡名  
臣垂榮無窮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  
運埋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咤哉竇宗自魏訖唐  
支胄扶疏數百年所馮厚矣



唐書卷九十五

唐書卷九十五考證

高儉傳父勵樂安王○舊書作北齊安樂王

卒年七十一○舊書作時年七十二

竇威從兄子抗卒贈司徒諡曰密○舊書作卒贈司空

唐書卷九十五考證